東山文史資料

第5期

臺灣文獻館

東山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东山县委员会文
史资料工作组

一九八五年三月

前　言

明神宗万历十三年乙酉（公元一五八五年）二月九日，黄道周先生出生于漳浦铜山所深井村。即今东山县城关古城内的深井。他一生刚正不阿，节义凛然；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是明末一位杰出的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天文学家和爱国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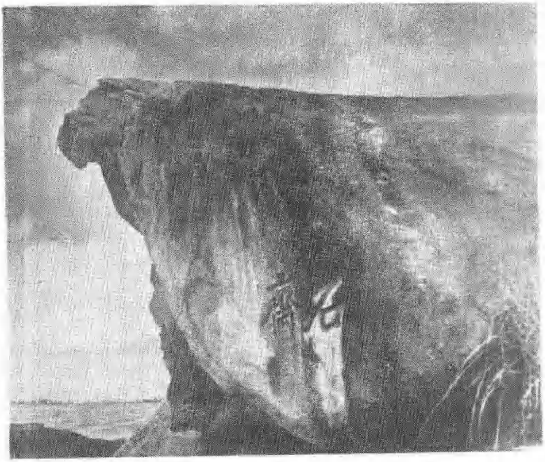
欣值黄道周先生诞辰四百周年之际，东山人民缅怀乡贤，钦仰圣哲；邀集海内外亲人，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政协《东山文史资料》第五辑接受众议，发刊纪念专辑；选定邺山弟子庄起俦编的《漳浦黄先生年谱》暨南京国子监监生涂仲吉上怀宗二疏和历史文物资料影印九帧等为主。这些文稿除将《漳浦黄先生年谱》改题为《黄道周先生年谱》外，余均不改动，以便作为研究黄道周先生的生平业绩和学术思想的部份资料。

由于原木刻板本全用直行、无标点句的繁体字；间有一些现已少用，甚至罕见，只得用同义的通用字或简体字顶替。又因时间短促，缺误在所难免，希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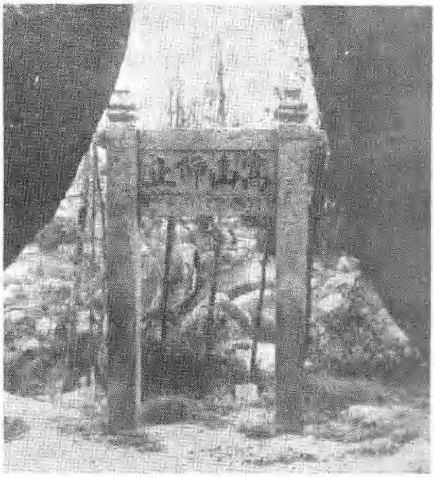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马　驰
资料供给：东山县图书馆
注　　释：陈秋顺
摄　　影：许永森
校　　对：胡宪章
承　　印：东山县印刷厂



民国四年六月，许世英偕许兆桂、俞绍濠、胡楫玉、
徐时霜、王绍沂、于胥乐等到此同访。题词：

先生节义，照耀今古；石室荒凉，仅存遗址；
鱼跃鸢飞，具见大道；谨署二字，以诏后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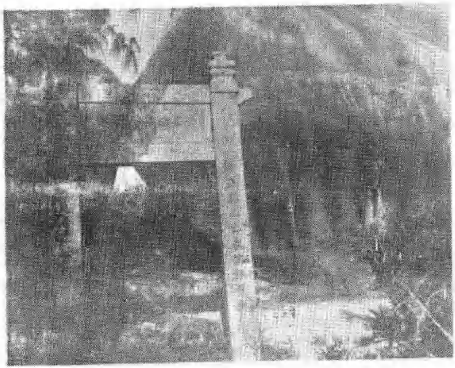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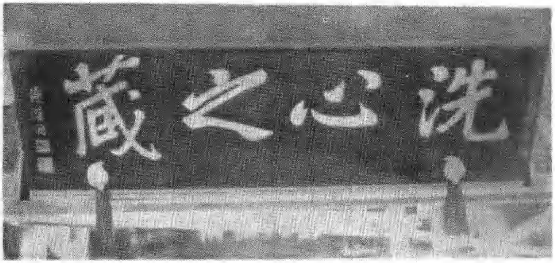
清乾隆十六年抚闽使者潘思榘建

横　额：黄石斋先生读书处

对　联：仰止高山，已表儒林首出，

溯游学海，群推道岸先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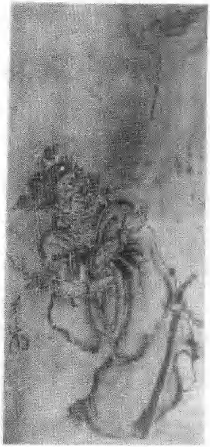




注："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句出《易经》）

门前雨信岣嵝云，何必石间山上闻，
唯到鸡啼潮水长，柴桑深不似江渍。

魁星图



（以上系黄道周书画真迹）

目　录

前　言

黄道周先生年谱……庄起傳（1）

上怀宗疏……涂仲吉（66）

再　疏……涂仲吉（68）

寄贈黄幼玄……蔡保禎（70）

秋后筑垣遂成土室得诗十首……黄石斋（73）

哭黄石斋相公时闻饿死白下……蔡保禎（76）

重哭黄石斋相公次临终韵四首……蔡保禎（77）

恭谒先师黄文明公祠感賦……郑　郊（79）

黄道周先生年谱

邺山弟子庄起傳编

按：先生年谱，自庄氏外，有石秋洪氏本、白麓郑氏本。洪，名思，字浩士，号石秋子，龙溪人；庄，漳浦人，一字子鹤；郑，名亦邹，字居仲，号白麓，海澄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庄本较详，且尝偕先生出师至建阳而归，尤多目见之事。今以庄氏为定本，而洪氏附之；郑氏稍略，且最后出，故所采亦略。

神宗万历十三年乙酉二月九日先生生。先生讳道周，字幼元(1)，一字细遵，学者称石斋先生。详稽其历：为月己卯、日庚戌、而时丁丑；命直南斗、次于奎初，实涵象纬之秀。又所生之地，在漳郡铜山所之深井，世称深井黄氏。其地郁律环回、大浸浩瀚(2)。先生之生盖备萃天海之精者也。曾祖侃介公，讳宗德；祖肃毅公，讳世懋；皆以先生贵，宏光中恩赠俞旨，而未及受敕。父青原公，讳嘉卿，初赠文林郎，累赠如先生秩。母陈氏，封孺人，累赠太夫人，贡生陈王教之姊也。妊娠之夕，青原公梦金甲金斧拥神人而至。故先生《续骚》之词曰："始龙梦彼乾精兮，嵌镠镏其若铠(3)；趯嵘崒而谈辖兮，旋盘礴于腑内(4)。"龙为父称，故先生初字曰螭若也。

十七年己丑，先生五岁。入小学受论语。先生曰："一、二叶

书，孔子止教人读书，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止教人老实，曾子如何教人省事？”问之授者，不能答。《洪谱》略同。

十九年辛卯，先生七岁。青原公以事至会城，置《通鉴纲目》，躬负以归，手为点定。先生昕夕研阅，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按丹台林公沛茂桂《续骚》序云："七岁读父书，过目成诵也。"《洪谱》略同。

二十年壬辰，先生八岁。即能为比偶文。崖独喜挟册走最高峰，倚松敬石，踽踽忘返。先生虽恂焉髫稚，然修敕翘上，冠履济楚，稍不如意即弃去。雅不乐与侪俗等夷，故独从伯兄讲业于渔鼓溪之顿坑者凡数年。自经、传、子、籍，旁及诗赋、声律、铅汞、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元览焉。《洪谱》略同。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岁。按丹台序云："十岁作古文词，若有神授也。"《洪谱》阙。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年十有三。往来过从，辄多长者游。按先生和邑王文成(5)祠记云："忆余舞象(6)时，常游邑中，时时黉西过，瞻旧祠疑其庭径湫隘，意世有达人，溯源嶓岷，必有起西更事者。今果更卜奕起也。"

《洪谱》：师如平和，过王文成公庙而叹；见其湫侧，为之徘徊乃去。既三十年，四明(7)施公为漳海守，始改其庙貌，移之于东郊以请。予闻之喜曰："以祖功德，礼也。"予是为之碑。因叹其学被于天下，高接于陆家、卑入于佛者，今天下争辨之。然漳海自紫阳(8)以来，垂五百年矣，已久淫于二氏，而平和独以敦朴、无波邪相靡。学士笃于经纶，岂其山川雄骏苞郁使然？亦贤人所治，谆谆讲道之力。昌黎(9)所谓民醇易于道古者乎。乃入其庙而歌曰："折瑶枝兮持琼糜，思君兮中阻饥；扬灵鼍兮播灵旗，矫欲来兮何期；大江横兮大岭绝，射朝曦兮马当发；招余弓兮云中，遗余珮兮木末；虽无德兮心所

知，曾昔来兮安足辞；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风兮兰与吹；追邹车兮抗峄马，上天兮下土；时不同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语；耿徘徊兮中夜，下有脱句。”令诸生歌之，以为迎送神之曲。子已而悲曰：“得毋以为楚声乎！”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年十有四。喜谈黄白术[10]，有弃家腾举意。适江西二王子至，先生修刺伏谒，言丹砂可化为黄金，其说有验。而是时神宗静摄，颇好道家言，先生遂作书，将因王子上于朝。而又闻罗、浮二山有真人居焉，其上多明砂、曾青[11]诸灵药物，意忻然欲往。会先生母族有宦博罗学斋者，其子往观，先生道偕与往。至博罗闻有韩大夫素以贤豪好士称，先生不谒宦署，径诣韩大夫，语及罗、浮，振笔作《罗浮山赋》，无停思而多奇字。大夫讶曰：“年少轶才也！”即邀先生与诸子同处于别馆。自是藉其一马一力，遍游罗、浮，寻所谓朱明洞者。暮返朝往，冀有异人隐现其间，时时长啸以呼之。一日策马渡水，水骤泛，人马漂溺里许，得浅渚不死。然缘兹遘疾，不能数出。韩之诸子竞以医药进，方霍然起。西邑有曾某者，亦豪公子也，价韩氏以迓先生。先生既至，则已蚤敕治具，相与共登观海楼，轰饮极欢。酒酣因以观海楼赋为请。比撤席返，已夜分矣。先生晨起，疾书数千言致之。曾氏则又大讶：虽宿构未遽能如是。乃奉十金及二葛为寿。先生辞金而受葛。由是神异之称遍博罗焉。《洪谱》略同。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年十有五。寓博罗，有贵族以女议配者，先生谢却之。《续骚》所谓“神女娅娱而相暮兮，又孰知余之不敢娶者也。”按先生与张烃叔书云：“仆生年十五、六，犹问姆氏‘男女匹配是为何故？’迄今思之喷饭也。”然则未定之戒，先生不为血气所动久矣！《洪谱》略同。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十有六。按丹台序云：“垂髫即志四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游罗、浮、嵩台、匡阜。所至，名公翰客无不下榻虚左；每有结撰，俱黄金贲而白璧酬；意稍弗惬，脱屣去矣。”又闻先生游归，发箧诸稿皆诗赋，青原公怒责之，先生遂焚其稿，更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有贾生流涕之意，不能自禁云。《洪谱》略同。

二十九年辛丑，《洪谱》：先生年十有七。治律吕。

三十年壬寅，《洪谱》：先生年十有八。作《畴象》。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年十有九。按先生自注《续骚》云：“秋书干藩臬，不迁。”

《洪谱》：秋七月，子献时事策以干藩臬，不用而去。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年二十。按《续骚》云：“曷不睹夫天官兮，闯要渺而莫底。”自注云：“春欲诣阙上大理通书，不果。”

《洪谱》：子二十岁。之平和居大朋山，所谓大峰山也。春欲往阙下上书，不果。夫子知王道难行也。河汾[12]二十而学成，慨然有济苍生之心，游长安上书文帝，谈王道也。召入见而不用。伊川[13]二十学成，慨然念苍生，游京师上书仁宗，亦以谈王道也。乞召见不报。夫子知王道之难行也。况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户，谈非常之功劾明主乎！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年二十有一。复游于粤，数月而还。按先生《徙泽记》云：“太阴处火之年、中谷有蓷[14]之岁，其德背寅、其刑在申。虩虩[15]者震惊之口，哓哓[16]者风雨之音。”盖是岁青原公有族人之难云。又曰：“分恋庭闱，割别亲爱；北揖大王之峰，南历□□之障，西踰五军之岭，东涉二女之江；还射的[17]之舟，出寻檀[18]之道；蹉蹄[19]四顾，不自知其寥落者也。”或疑先生一时游历，未必及此，盖命笔所至，随并举之，不专在是年也。《洪谱》略同。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二十有二。移居顿坑。按《徙泽记》云：

“时岁柔兆[20]，二月得乙，日加于丑。爰托幽谷，强负白首，幽触垩树。虽迫处此，岂得已哉！”当时伯兄匪石公亦已佐读躬耕矣。故先生后有别兄诗云：“忆昔亲在时，四畦少遗穗；吾兄日拮据，手口俱憔悴。”又言：“某闲助兄抱锄，辄十指出血；暇则还从松间读易。尝与兄读易大石上，有虎出其下，因谓之曰：‘吾兄弟在此谈经，尔亦来听耶？’虎乃弭伏而去。”於是先生更筑小隐，引水为池，杂树丹荔、龙目、榛、栗诸果。《续骚》所谓“凿白石以为岩兮，爰遁乎窕窕[21]之官者也。”又曰：“揽牛女以挹精兮，谒彼岳于阳区。”先生自注云：“是秋再干藩臬，不遇。”《洪谱》略同。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二十有三。夏四月，丁外艰[22]。按丹台《续骚》序云：“游归而值家变，窭益甚。”先生自序亦言：“不能自具殡殓酬意万一。”又闻先生当父殁，远告诸友，得数金。号哭奔驰，且踊且仆，中途忽遗其金，行十余里乃觉。悲伤悒懊，复还寻见。有野人得所遗金，守之不去曰：“此必向者孝子所遗也。”俄而先生至，呼号抢地。野人曰：“金幸在此，老夫惧所需之亟也，故踆踆[23]于此，以须君来耳。”悉授所遗金。先生于是捧野老令坐，拜谢而去。故忧愁愤郁而作《续骚》。而邑父母黄公讳应举为之序曰：“余治漳浦，初校士，得黄文置第一。及召对多士，独不见黄生，已知其有父丧也。徐询其状，数系策往来山间，时时遨游千里外。趣伍使召至，果白衣冠，挥涕至县庭，偃蹇不拜。大声言：‘生命数奇，不能事吾父，又安能事长者！’遂趋出，余大异其人。数念生贫，问所言，具悉无有；乃问撰结何者？生又自谓无有。既乃陨涕，出其袖中书文如《离骚》也。”

《洪谱》：夏四月，丁外艰。念其亲悒懊未能自直：负奇以死，又值艰难；委命于空山，亲戚乖离；无以自振，穷至不能为丧。虽欲自比湘累[24]，又何过焉！故忧愁愤郁而续《离骚》赋，作《离疚

经》。既殡，作《九戾传》。南海黄公应举为漳浦令，初校士，得子文置第一，黄公心异之，以为其人必魁岸而多髯，老大如平津牧豕时〔25〕；少者亦不下如长沙〔26〕。亟欲见其人。及召诸生，仓皇问众人，“黄生安在？”知其有丧，乃徐询其状。盖二十许人，数系策往来山间，时时游数千里外。黄公又大异之，以为彼所谓仲蔚〔27〕子平〔28〕之流者乎，出其袖中书文如《离骚》，黄公见之泣曰：“余亦幼而孤，而黄子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余视生类有道者，千古而下，多知生者，余未敢自为知己也。”而其相值，则既如此矣。时读数行，黄公不觉涕泗之横集也。”余略同。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二十有四。馆于卢司徒，日令从者给侍。久之先生弗乐也。适孝廉张绍和沛燮至浦，与先生谈契，如旧相得。既还郡，言于太史高公沛克正，为书以迓先生。先生遂以是秋来居绍和之霏云居。绍和性通脱。先生竟夕危坐，平居未尝离衣冠。于是绍和不敢为宴见，命其弟烃叔沛绍科肃先生晨夕起居。绍和乃时间出商略上下。故先生后有书云：“某尝卧斋头近千日，盘盂庋阁半可勘铭也。”《洪谱》略同，惟编次在丁未年下，而阙戊申一年，疑有脱误。

《洪谱》：子讲易于津上，居亡何。兰水之人，或以为黄子达者。少宰蒋公始见子而问易，子与之略谈大畜〔29〕而别。于是兰水之人闻之，往而问易焉。此条亦编在丁未，与前条毗连，疑亦脱写戊申也。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二十有五。服除。是岁奉母侨居浦邑中。已娶翟人林氏，复居浦之东郭。按先生《徙泽记》云：“于是屠维作噩〔30〕，日月俱合，独掖老母，外托人国。伯达断情于华阴谓伯兄也，仲翔寄家于蛮服。里得雌得雄，未辨出世之心；而匪兕匪虎〔31〕，各深在野之感矣。”又曰：“计吾生世，稍有知识，未二十载，三移其居焉。”秋七月，先生赴会城就试，不迁。返渡钓龙江，舟覆溺水，恍

惚如梦，迂有一人导之前行，至一殿甚宏敞，榜曰“倪黄。”复导而出，出乃泊岸，衣裳尽湿。先生大异，而姑识其事。天启壬戌选馆之夕，倪鸿宝[32]亦梦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先生第二。两人各述所梦，遂相得甚欢。厥后行事亦相类。盖定数云。

《洪谱》：黄子既免丧，乃奉母青原夫人庐于东皋以居。后门人筑为明诚堂，今为黄子祠也。隆武二年，赐表“文明书院”。子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际，然犹谓未足以尽易，不欲存，以属门人张若化[33]、张若仲[34]存其草于山中，令勿传。自《易象正》作而后，门人以《易本象》附其后。子少时常推李文利[35]之律吕而用之；今复推之于东皋之上，知其不然也；乃求之史记伶州鸠、管夷吾、左丘明而律正；然后黄图之二十有四律出焉。然则子之律何取之？曰：子之律盖取之历与易也。吾观子之推律也，尺有二寸，分之以为二宫，上宫以为节，下宫以为中。中之气阳也，节之气阴也。上宫以为阴，下宫以为阳。始于黄钟之阳八十有一；终於黄钟之阴三十有九。呜呼！有律以来，秦人或以黄钟之阴为黄钟；汉人或以黄钟之阳为黄钟。故李文利及郑世子诸家，皆因吕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为黄钟矣。至于子始以为不然而正之。然则京房[36]如何？曰：京房之律，有六十万；宝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钱乐之律，有三百有六十；而子独以为京房精微也。谓其犹有古人之法存焉。然皆不知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与一律之各有上下宫。嗟乎！礼乐之坏既二千年，必达人起而整顿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二十有六。时时来郡中，诸先达竟延致如素交。先生虽布衣，辄持古谊，坐上座无诎。按先生《榕坛问业》云：“某未为诸生时，尝过郑观察方取器量晷，问某云：‘若知北极有处中天否？’某谢不知；又问：‘表影有处倒南否？’亦谢不知；

又问：‘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又谢不知。观察默然，别论史汉文章诸杂事。某归愧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者，如此两年之间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阴阳赢缩之说。以非观察授我，诬也。”先生又尝于邺山告诸同人曰：“后生近先生辈最为有益。某年二十余，尝同丹台林公至郡寺，谒西圣及先贤像。林公曰：‘若知今兹共谒者何人也？’某云：‘聪明知慧人也。’林公曰：‘是亿劫来劳心苦行人耳！’吾辈硬竖脊梁、仰钻劳心、霜铁苦行，则异日亦可受人拜谒矣。”嗟乎！后生求益，何可不亲近先辈。《洪谱》略同。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二十有七。时摄浦篆为司李张公讳鹏翼，西主府事者为昭余闵公讳梦得。於是邑试、郡试皆以先生为第一。《洪谱》略同。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二十有八。补郡弟子员，时督学冯公讳挺得先生文及一岁寒暑之候论，大加元赏，遂拔赴棘闱。

《洪谱》：子入省赴秋试，下第以归。余略同。

《洪谱》：子教于东皋，谓门人曰：“此道夜然，今当于深山之中迁之也。城市之中，虽欲哀呼，无可告者。昔者孔子顺见公孙龙曰：‘不说非马，即以为师。’公孙龙谢之曰：‘我无非马，更无教处。’呜呼！仆生平放浪，言若雌风。恐不足以顿转人心。今舍数行帖括(37)，更无教处，徒使人厌耳！”然则当时有铜山陈子士奇者，门人所谓西陈；有铜山陈子瑸者，门人所谓南陈；非帖括之徒欤？曰：“子之学与先问业于其家者，唯海边西、南陈耳。”盖喜其贫而亲之：入则与子共砚，出则与子共衣，夜则与子共被，日则与子取柴水。子每为之叹曰：“可以援干而舞者，西陈之才；可以曳屐而歌者，南陈之器。”其事于子也最久，故皆笃于忠信，以泽于仁义之言甚深。既成进士及在朝廷，惟一意报主，以名教为己任。西陈开府子三巴，南陈监军于长沙，皆以不屈酉死于贼甚烈。今行人过铜山下，因以想

见其当时从子讲业于石斋之山，时必留之，移时乃去。因呼曰："此三忠臣石也！"又如铜山孝廉刘子善懋之清夷，与舟山孝廉张子若化、进士张子若仲之静温，在盛明之世，皆不乐仕，无一日不以山居自娱。人皆曰："此国之颜子也。"门人归之仁，以张、刘称。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二十有九。作《大咸经》。以形、声、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图曲折之势。两其阴阳，以六因之，尽万物之用。然大要与太元同摹，其所差者，谓元会运世，与岁、月、日、时约略相等耳。今其书亦未行于世。

《洪谱》：子始杜门于东皋，将以著书也。旁凿一窦，惟问业者得入焉。戒门人曰："人苟有近于势利者，则君子必避之也。古人读书，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奚但杜门乎！"余略同。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三十。时督学郑公讳三俊校漳士。先生试居第五。

《洪谱》：作《诗表》。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三十有一。春，粤之潮州守詹公讳佐雨遣使致币迓先生居郡斋，命其子侍先生讲论。先生因宴次论文，请以文行酒，尊酒未冷而文成，先生得文二十二篇。引满二十余大白，而先生径醉矣。居顷之，先生意弗惬，不辞径出。詹公更备礼而导之归。先生归未几，遂赴试。是科典试事为内翰来公讳宗道及科臣姜公讳性，得先生文拟第一矣，而以违式阄。督学郑公叹惋久之，因以齿录后序，属先生代草。来公、姜公出谒先生旅次，皆旷举也。既而郑公中蜚语解组，将以先生归。先生行至水口，两兄匪石公以母命及之，乃还。郑公复举学租百三十金为先生母寿，故先生于郑公感迁尤深也。《洪谱》略同.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三十有二。方杜门著《易象》。刘渔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i